

中国年度最佳文学作品精选

惊天铁案

——世纪大盗张子强伏法纪实

报告文学

惊天铁案（节选）

——世纪大盗张子强伏法纪实

杨黎光

惊天铁案

——世纪大盗张子强伏法纪实（节选）

杨黎光^{*}

半年仍不交待的张子强

1998年7月5日，替张子强运送800公斤炸药的钱汉寿在深圳落网。钱汉寿的落网，使指挥部觉得下一步最紧要的工作也是最困难的工作就是要攻下匪首张子强了。

当时指挥部经过研究觉得，现在已经弄清楚了张子强这800多公斤炸药的来龙去脉，钱汉寿的交代，对下一步攻克张子强是有一定的威慑作用的。加上前一段时间林林他们的审讯工作虽然还没有完全让张子强开口，但已经动摇了张子强的心理防线。下一步要加强审讯工作，争取在审讯上尽快突

^{*} 杨黎光，1954年生，安徽安庆人。现在《深圳特区报》任职。著有长篇报告文学《没有灵魂的家园》等。本文原载《当代》2002年第2期，节选的是该文的第八部分。

破张子强。

研究还决定，下一步我们仍然兵分两路。一路重点突破张子强，一路继续将张子强、叶继欢的同伙，包括陈智浩在深圳所参与的盗窃钢材杀人案的同伙都一一抓捕归案。朱副厅长决定第二天去一趟省看守所。郑局长重点仍然负责抓捕工作。

现在我们再来看看，这个仍在广东省看守所里负隅顽抗的匪首张子强。

这一节来自于当年对张子强审讯时的录像。时间是，1998年6月12日下午，地点，仍然在省看守所提审室里。

林林和王立新仍然坐在审讯台上，管教干部将戴着手铐的张子强带了进来，这时候张子强已经穿着夏装了。就是我们后来电视新闻上和报纸上广为采用的那张张子强穿着一件白色的汗衫，一件黄色的休闲裤，没有系皮带，而是按照看守所规定腰间系着一小绳，小绳较短，因此只能将裤子前面的带襻系住，也就是说，审讯张子强的工作已经进行了三个季节了，从冬天开始，经过春季，现在已经到了夏季了。

走进审讯室的张子强看了林林他们一眼，一副死猪不怕开水烫的神情，一屁股坐在那张他已经坐了无数次的黄色木椅上，而且把身子放平，摆了个舒舒服服的姿势，闭目养神。

林林仍然不急不躁，笑嘻嘻地走到张子强面前：“张子强。”

张子强不理，眼睛也不睁开。

林林笑着说：“张子强。抬抬手。让我把你手铐打开呀。”

张子强这才睁开眼，看见林林手中拿着手铐钥匙，就抬

起了戴着手铐的手。林林打开了张子强的手铐。打开手铐以后的张子强双手有了自由，他就用手撑着身体把坐的姿势调整得更舒服一些。

回到审讯台后坐下的林林脸上带着笑容地说：“你看，还是打开了舒服一些吧。”

张子强又闭上了眼睛。

林林问：“这些日子考虑得怎么样了？愿意谈自己的问题吗？”

张子强连眼皮都不抬，说：“我的问题太多了，想不起来了。想不起来就干脆不想了，这些日子都在养神。你看（故意拍拍自己的肚子），我都长胖了，这牢饭也吃习惯了。”

林林说：“是啊，你在养神，这段日子可把我们忙坏了。”

张子强说：“忙也是白忙。”

林林说：“话可不能这样说，你是一个黑社会大佬，说出的话要能收得回去哟。我们是满怀信心来查清你的事情，现在已经充分地掌握了你的犯罪证据。”

张子强眼睛睁开一条缝，挑衅地说：“好哇，我恭喜你们，你们告我啰，送我上法庭啰。”

林林说：“恭喜，那不是你心里话，恭喜的话也不用由你来说。我们所查清的事实，一桩桩都摆在那儿，每一件事情都是你实实在在地做过的。”

张子强说：“那你们就把这些证据送上法庭就行啰，何必费神来找我谈。”

林林说：“我们是按照法律程序跟你谈，也想给你最后一次机会。”

张子强又往下一躺，闭上眼睛说：“不是早就谈完了吗？”

林林说：“不是谈完了，而是刚刚开始，我们掌握的所有证据，对你可是都不利的。”

张子强睁开眼睛说：“我这人，生出来就是坐牢的，我已经适应了，我来到这里（用手指指窗外，意思是关在省看守所）就要面对现实。”

林林说：“面对现实，就是要坦白交代。”

张子强说：“无所谓了，反正已经做了最后的打算。这是一条必经之路。凡事不能梦想吗，我也不梦想了。”

林林说：“还不是梦想吧，你不是说过你的人生信条，有百分之一的希望都要去争取吗？”

张子强说：“我不知道我的希望在哪里，你们希望怎样就怎样（此时用英文说了一句“无所谓了”）。 ”

突破张子强已经是指挥部当前最首要的任务，因此在省看守所审讯监控室里，朱副厅长和张副局长都坐在这儿，全神贯注地注视着监视屏。监视屏里，张子强斜躺在木椅上，微闭着眼睛。

此时张子强仍然处在消极对抗之中，他很长一段时间不说话。

主审的林林知道此时已经到了攻坚的最后时刻，每一步的走错，都会给审讯带来时间上的拖延，因此也不逼得张子强太急，故意给张子强一个思考的时间，所以林林他们也没有说话，而是在边抽烟边观察着张子强的情绪变化。

此时，虽然审讯室里谁也没说话，但录像带上却录下了

各种声响，我通过电视机播放时放大的声响，感受到了当时审讯室里无声的搏斗。例如，张子强坐在椅子上装着闭目养神，但屁股下的椅子却不停地因张子强扭动身体被压迫出“嘎嘎嘎嘎……”的声响，林林抽烟时没有声音，但他随手翻阅审讯记录纸时却发出了很夸张的“哗啦啦、哗啦啦”纸张的声音，就是坐在一旁的其他记录人员起身往茶杯里倒水时，“哗哗哗……”的水声都营造出了那种审讯室里特有的紧张气氛。

我从这些各种声响中，感觉到了林林的焦急、张子强的色厉内荏和审讯室内突破战役前的表面宁静。

我还从电视画面上看到，此时张子强的眼睛虽然是闭着的，但我从闭着的眼皮上，看到张子强的眼球却在不停地转动，从心理学的角度观察，这是典型的内心不稳定的表现。

我感到，张子强坚持不了多久了。

让我们再回到省看守所的审讯室。

那是一个下午，一个南国炎热的下午，窗外是一轮烈日，远处的山上蒸腾着一股岚气，看守所院子里的一棵小树树叶在烈日下也蔫叽叽的。

张子强仍然微闭着眼睛坐在木椅上，林林注视着张子强。

此时，林林看着张子强闭着眼睛，就和王立新交换了一个眼色。示意也不出声。林林掏出一支烟在桌上轻轻地跺着，一下一下的虽然声音很小，但在没有人说话的风子里，也能听到。王立新手上拿着记录的笔，一下一下地转着。

故意闭着眼睛的张子强，半天听不到林林他们说话，不

由自主地睁开了眼睛想看看究竟，却看见林林把踩实了的香烟，慢悠悠地点燃，然后呼出吸进。王立新却将手中的笔一下一下转圈，仿佛玩得也很开心。两人见张子强睁开了眼睛，都面带笑容，望着他，那意思分明是：张子强，你还有什么招。

张子强为了掩饰内心的焦虑，突然一下站了起来，说：“太热了，太热了。”这个审讯室有一个分体式空调，开关就在张子强身后的墙上，现在空调正开着，张子强突然站起来，还没有等林林他们反应过来，就跑到身后的墙边，要把空调开大。

王立新为了刹刹张子强的锐气，厉声地制止了他：“张子强，你坐下，你别忘了这是什么地方。”

跑到墙边的张子强伸向空调开关的手僵了一下，然后垂了下来，不得不回到自己的座位坐了下来，嘴巴上仍然不服输地嘟囔着：“什么地方，看守所，我怎么不知道，大不了就是一个枪毙。”

林林知道现在是耗张子强意志的时候。张子强仿佛是一块坚冰，消融坚冰需要时间。林林拿了一瓶矿泉水递给张子强，然后一语双关地说：“张子强，别着急，别着急吗，心定自然凉。今天，我们就谈到这儿，回去你好好想想。明天我们再接着谈。”

王立新押着张子强回监仓，张子强走在前面，仍然是那样大步地走着，王立新走在后面，心里在揣摸着这个世纪大盗的思维方式。这时，已经是傍晚了，在省看守所监仓的走

廊上，王立新将张子强交给管教干部小王押回监仓。小王从王立新的手上接过张子强以后，叫张子强往前走。

戴着手铐的张子强走在前面，管教干部小王走在后面。

走过一道长长的走廊，打开一道道铁门，就进入了监仓里那种特殊的森严气氛。可张子强已经是习以为常的样子。小王押着张子强走到关押他的监仓前，正准备打开铁门的时候，看见张子强又是一副无所谓的样子，没有按照规定蹲下。

小王用手一指，对张子强说：“蹲下。”

张子强犹豫了一下，没有马上蹲下来。

小王非常严厉地一挥手，厉声地说：“蹲下。”

张子强不得不蹲下，但脸色立即变得通红，可以看出尽管他已经在看守所里关押了五个多月了，他对蹲下的事情仍然非常敏感。

小王觉得应该教训张子强几句，就说：“张子强你进看守所已经快半年了，你一直漠视看守所规定。我再一次告诉你，你要清楚地明白这是什么地方，你是什么身份。现在给我起立。”

张子强不得不站起来。

小王打开张子强的手铐，又打开监仓的门：“进去！”

张子强进了监仓。

806 监仓里现在很安静，大家坐在地铺上在看电视。每一个监仓里都有一部电视，但看电视是有时间规定的，每天晚上可以看新闻和一部分电视剧及文艺节目，然后就是睡觉。失去自由的夜当然是漫长的。

监仓内在押人犯渐渐地已经入睡了。

张子强在自己的铺位上躺了下来。白天在审讯室里闭目养神的张子强，现在却睁大着眼睛，望着天花板。天花板上什么都没有，只有一盏灯。一盏通宵不能熄灭的灯。

林林和王立新在审讯中的一席话，现在都翻上了眼前。

张子强难以入睡。

第二天，审讯工作继续，张子强仍然是不说话。在整个审讯张子强工作中，张子强的表现是走两个极端，要不哗哗说个没完，要不就是不说话，最多的就是这一次，三天不开口。

这是第三天了，而且已经到了晚上，窗外已经黑了。审讯室里开着灯。我从录像带上看到张子强双手抱在胸前，胡子没有刮，下巴上黑黑的一团。他仍然是不说话。躺在那张大家都非常熟悉的黄色的木椅上，闭着眼睛。虽然是闭着眼睛，但可以看出，他不是闭目养神，思维保持着高度的集中，感觉神经也处在非常敏感的程度。

林林他们仍然坐在审讯台上，可以看出加大了审讯力度，除了林林、王立新，陈晓鹏和李海波也回来了。大家谁也没有说话。

桌上的审讯笔录没有记下张子强一句话，他一直没有开口。

林林看看手表已经是晚上9点多了。

林林见张子强长时间不说话，就留下王立新跟他周旋，自己转身出了门，一拐弯上了楼。

楼上是省看守所监控室，北京来的张副局长和朱副厅长、郑局长都在监视屏前看着一言不发的张子强。林林推门走了进来。

林林说：“今天晚上我们已经审了他两个小时了，他仍是一言不发。但从神态上看，他已经到了崩溃的边缘，不能就这样让他拖下去。”

郑局长说：“已经到了关键的时刻，现在可是一步都不能走错哇。他心里想的肯定是讲也是死，不讲也是死。如果我们走错一步，让他铁了心干脆就不讲了，那事情就夹生了。真是火不得，也温不得呀。”

张副局长说：“就案件的证据来说，其他案犯都已经交代，张子强交代不交代我们都可以定它个铁案。问题就在于，张子强是这个黑社会团伙的头头，他如果不交代，将来上法庭时，也许会引起同案人员的翻供，就会给法庭审理带来不顺利的因素。因此，我们还是要千方百计使张子强开口。现在就是要找一种方法既能击垮他的心理防线，又不会让他产生抵抗到底的情绪。”

林林说：“我有一个想法……”

林林想出一个办法

张子强从1998年1月25日被抓，到6月底，他和办案人员周旋了差不多近半年，一直不交代自己的罪行。这6月底的最后几天，张子强竟然一连三天不说话。但林林觉得，审讯张子强已经是最后阶段了，问题是关键时刻再打一张什么

牌，这张牌打好了，也许张子强就最后崩溃了。他向指挥部的几位在现场的领导提出了一个攻克张子强最后心理防线的办法。

林林说：“我有一个想法。张子强虽然还没有招供，但他的心理防线已经非常脆弱，现在支撑着他顽抗的恐怕就是他一直以为我们不可能掌握他在香港的犯罪证据，也不相信他的同伙会出卖他。我想，我们应该拿出一点证据让他知道我们完全掌握了他的犯罪活动，并且有充分的证据在手。”

朱副厅长点头说：“这是个办法。”

张副局长说：“那就把香港警方帮助我们拍的犯罪现场照片拿给他看。让他知道一切都在我们的掌握中。”

郑局长问：“那些照片都带来了吗？”

林林从一个信封里拿出一沓照片。

郑局长笑着说：“原来，你们早已有准备了。”

林林说：“这些照片就是我和立新、莫泉到香港去，香港警方协助我们到现场时拍的。”

林林再次回到审讯室，张子强仍然在装着闭目养神，林林走了进来。门响的时候，张子强非常敏感地睁开眼，看见是林林，又将眼睛闭上。

林林仍然是笑着说：“张子强，闭目养神这么长时间，也该交代问题了吧。”

张子强仍然不睁眼，手却从口袋里掏出卫生纸来，捏成团边塞耳朵边说：“我什么都没做，我有什么问题可交代的？”

王立新说：“你什么都没有做？你不是说你敢作敢为吗？怎么在香港做了那么大胆的事，一点都不敢承认？”

张子强说：“800 多公斤炸药，你们没有证据证明是我做的。”

林林问：“你怎么就知道我们没有你的证据呢？我们不但掌握了你偷运 800 多公斤炸药进香港的证据，我们还掌握了你在香港绑架的证据。”接着林林仍然不温不火地说：“来，趁你精神好，我们让你看一样东西。”

闭着眼睛的张子强一听，立即睁开了眼睛，可见所有的神经都是高度紧张的。

林林让王立新把那些去香港取证拍回来的照片摆在桌上。

张子强一见，马上从椅子上站了起来，迫不及待地走到审讯台前，两只手就放在审讯台上，整个人都趴到了台上急切地想看，并且急不可待地说：“你给我看一下，你给我看一下。”一副心情很急的样子。

王立新说：“回到你的位子坐好。”

不得不回到自己位子坐下的张子强嘴巴还硬着说：“你不是要拿给我看的吗？”

王立新先把张子强他们绑架李泽钜现场的照片拿给他看，照片上标有“香港三号干线”字样，张子强看后，故意问：“这是哪里？是大陆还是香港？”

王立新说：“别和我们演戏啦，演技那么差。（指着照片）这上面是繁体字，内地一般只用简化字。你明明知道这是香港。”

林林接着王立新的话说：“这是香港的三号线，这些照片上标明的地方，你在那儿干了些什么？我们为什么会到那儿

去拍照片？你心里应该明白。你再看看，这些照片从证据角度我们都办好了一应法律手续，有关的人也在上面签了字。我们本来打算要到法庭上才出示，为了帮助你回忆，今天挑几张给你看看。”

张子强的神经慢慢紧张起来，他认真地看着这几张照片，心理最后防线在慢慢地崩溃。

林林再次重拳出击，又拿出几张照片，说：“再拿几张照片给你看看。”

这次拿出的是张志烽、陈智浩、刘鼎勋、刘国华等人，在看守所里穿着黄色的囚衣照的相片。林林之所以挑出这些人，因为这些人分别跟着张子强做了不同的大案。

林林说：“这些人可都是你信得过的人。他们跟着你分别在不同的时间和不同的地点做了不同的事情。”

这些人都是张子强熟悉的人，可张子强还是一一把他们的相片看了一遍，他强装镇静，但脸色变了，他把眼睛闭上了。可头上的青筋跳动，脖子肌肉也僵硬了，然后睁开眼睛做着最后的挣扎：“你以为拿几张照片给我看，我就会交代？”

王立新面带微笑地指着张子强坐的那张椅子，说：“他们都是谁？这几张照片上的人，都和你同坐过这一张凳子哟。”

张子强强打精神说：“那又怎样，那又怎样？”

王立新又拿出两张案犯的照片，是陈树汉和钱汉寿，说：“这又是谁？他们可是参加了不同的案件。”

张子强盯着钱汉寿的照片，半天不说话。他知道他最担心炸药的事，现在也暴露无遗了。

林林说：“我们不再说那么具体了，你很清楚的。”

张子强又是长时间沉默，手上拿着林林给他的一瓶矿泉水，他喝了一口后，陷入了沉思，抬着手竟忘了放下来，就这么半举着，矿泉水瓶往脖子后面倾斜着，不知不觉地瓶子里的水流出来了。可张子强竟浑然不知。

林林打破沉默说：“张子强你应该很好地思考一下：现在怎么办？”

张子强睁开眼说：“怎么样都好，我准备坐牢了。”

林林面带微笑，但声音里透着威严：“恐怕不是坐牢那么简单吧。”

张子强说：“枪毙就枪毙啰。”

林林说：“枪毙和坐牢可是两回事哟。”

张子强叹了一口气，万般无奈地说：“无所谓啰，无期徒刑和枪毙差不多，都落到今天这种地步就无所谓啰。”

王立新追问了一句：“真的无所谓？”

在省看守所二楼监控室里，三位指挥部的领导全神贯注地盯着监视屏。当看到张子强说：“无期徒刑和枪毙差不多，都落到今天这种地步就无所谓啰。”

郑局长指着监视屏分析说：“张子强的心理防线差不多已经垮了，所以才说什么‘坐牢’‘枪毙’之类的话。他现在是心里空虚嘴巴硬。”

张副局长说：“张子强一直心存幻想，以为可以放他回香港受审，因为香港是一个没有死刑的地区。另外，只要自己肯出钱，就可以打赢这场官司。知道不能回香港，就破罐子破摔。现在要解开张子强思想上这个结。”

朱副厅长说：“以前，我们一直没有正式告诉张子强是在大陆审还是回香港审。按照法律规定两地都有司法管辖权。现在尽管香港有人鼓噪什么‘一国两制’、‘司法独立’，但香港老百姓大多数还是赞成在大陆审他。最近有香港传媒做过社会调查，有75%的香港人赞成在大陆审判张子强。”

张副局长说：“我们现在就明确告诉张子强，我们将要在大陆审他，让他最后的幻想破灭。最后的心理防线也就守不住了。”

根据指挥部几位领导商量的决定，林林和王立新再次提审张子强。

这一天是1998年6月28日的下午，地点仍然在广东省看守所那间审讯室里。

张子强被带了进来，这一次他脸色有些苍白，神情也显得呆滞。

林林对被带进来的张子强郑重地说：“张子强，今天我正式通知你：你的犯罪活动触犯了我国法律，你的案子要在内地审。”

张子强没有思想准备，一下跳了起来，两手拍着椅子扶手说：“你们把我留在大陆审，你们不讲法。我什么都不知道，以前讲的也不算数。反正，我等着枪毙。”

林林对张子强说：“你以前说过，你做事有百分之一的希望都要去争取，现在你对自己命运有百分之一的希望就不去争取了？”

张子强闭上眼睛，嘴巴仍然在说：“我不想说。”

王立新说：“你以为不讲，我们就查不到证据？如果，在香港查到你那些炸药的来历怎么办？”

张子强说：“慧眼识英雄，香港警察查到我的证据，就是本事，他们如果真能查出来，我佩服他们，他们英雄。”

王立新说：“如果你在香港的同伙把你供出来呢？”

张子强说：“那算我看错人了，这些人都是我挑的，我认了，我也不怪他们。”

王立新接着说：“按照法律的规定，只要掌握了证据，不一定要你开口说，同样可以法办。”

张子强两手往胸前一抄，又半躺到那张椅子上，说：“你们把证据拿上法庭吧。”

王立新拿出一本《刑事诉讼法》翻到第46条念道：“只有口供没有证据不能定罪，没有口供有证据也一样定罪。”

张子强睁开眼睛说：“我很明白这种事情，全世界都是这样，不一定要嫌疑犯开口才能判刑。”

王立新说：“我们出示照片给你看，不一定要你讲，我们也估计到你可能不讲，怎么办？我们已经想过了，我们已经查获到了你大量的犯罪证据。”

张子强说：“恭喜你啰，你们英雄，你们伟大（伸出大拇指）。”

王立新说：“你不是说过慧眼识英雄吗？别人聪明过你，你就佩服人吗？”

张子强说：“是啊。”

王立新说：“那你现在应该言行一致，不要说一套，做一套。”

张子强抬头问：“谁说一套，做一套？”

林林见张子强跟王立新顶上了，就接过话题说：“张子强，我们换一个话题好不好。我问你，张志烽儿子的满月酒你参加了吗？”

张子强见林林突然问了一个无关问题，没有细想就回答说：“参加了。”

林林又问：“当天晚上是不是住在广州的胜利宾馆？”

张子强说：“是啊。”

林林又问：“第二天早上，你、张志烽还有胡济舒在一起喝的早茶，聊了很久是吗？”

张子强的回答没有刚才那么干脆了：“是在一起喝的早茶。”

林林不等他说下去，就打断张子强的话说：“你刚才讲的这些，跟你的同伙供述是一致的。”

张子强感到自己掉进了林林的圈套，便哽着脖子想了半天。

林林正色地说：“张子强，这就是证据。你是彻底交代，还是不讲，等待法律的严惩，你咎由自取。我们不会给你太多的时间了。”

张子强又陷入沉默。

林林用手中的笔敲着台子，“当、当、当、当……”像时钟的声音。

张子强在木椅上又是坐卧不宁了，扭动着身体压迫着木椅发出被放大的呻吟声：“嘎嘎嘎——嘎嘎嘎——”

张子强这次没有闭上眼睛，而是睁着眼睛——从林林、王

立新、晓鹏、海波等人脸上扫过。突然说：“我要见律师，见过律师再决定。”

林林说：“可以让你见律师。”

大盗说，我要见律师

第二天，也就是1998年6月29日上午，在省看守所接见室，林林通知了李捷云律师与张子强见面。这间接见室也是李捷云律师上次和张子强见面的那间接见室。李捷云律师已经准时到达，正等在这儿。

张子强被带进接见室。看见李捷云就迫不及待地问：“李律师，怎么样？我的案件性质你搞清楚了吗？”

李律师说：“基本搞清楚了。据我了解，办案单位主要掌握你有三条罪行。第一条是绑架；第二条是走私军火；第三条是抢劫。”

张子强说：“你回答我两个问题。第一，这些罪名严重不严重？第二，如果严重有没有救？”

李律师说：“先谈第一个问题。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的规定，你的罪名很严重。”

张子强插话：“严重到什么程度？”

李律师想了想说：“严重到可能会被判死刑。”

张子强立即打断李律师的话，说：“不对。”说着他自己从口袋里掏出一本《刑法》单行本来，指着单行本说：“《刑法》上规定，绑架罪没有死刑。你看看，你看看。”

李律师笑笑说：“你往下翻，绑架罪没死刑，非法买卖爆

炸物罪有死刑。”

张子强往下翻，翻到有关《非法买卖爆炸物罪》一节，马上看，看完以后说：“非法买卖爆炸物，情节严重才判死刑。什么叫情节严重？”

李律师刚要回答，张子强又打断了他的话说：“你不要乱解释，你要按司法规定来解释，如果你解释得好，开庭时，我就请你当辩护人。”

张子强在请律师时，也非常狡猾，他没有马上请李捷云当他的辩护律师，而是只请李捷云当他的代理律师，代理律师不一定上庭辩护。

李律师正色地说：“你请不请我当辩护人，我们先放在一边。现在我是你的代理律师，我根据代理律师的责任，先给你解释什么叫情节严重。第一，非法买卖爆炸物的用途以及有没有造成严重后果；第二，是不是共同犯罪的主犯；第三，数量是否特别巨大。”

张子强马上问：“800 多公斤炸药，算不算巨大？”

李律师回答说：“当然巨大，而且是特别巨大。”

张子强又反驳：“你说得不对。我们香港有一个人走私 500 公斤炸药，只判了五年刑。我只比他多了 300 公斤，不是特别巨大。”

李律师说：“那人走私 500 公斤炸药干什么用的？”

张子强说：“开山炸石头。”

李律师说：“那判他五年，是因为用途和危害问题。还有是不是共同犯罪的主犯，特别重要。”

张子强说：“哦，他们还不知道我是主犯。问你第二个问

题，我还有没有救？”

李律师说：“我个人意见，有没有救，要看你有没有立功表现。”

张子强说：“我应该怎么办？”

李律师说：“事到如今，我坦率地告诉你，第一，你现在在内地，你的案子如果在内地审理，适用的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你不要老是想着香港的法律，这是两个不同的法律制度；第二，我个人认为有没有救，只有一点，那就要看你有没有立功表现，你应该和办案人员配合，把自己的问题弄清楚；第三，你应该积极退赃。法律上对积极退赃的从宽处理。”

张子强想了想说：“好，不谈了。李律师请给我办几件事，第一，注意掌握我的案情变化，下次见面告诉我；第二，你把我的情况告诉我老婆罗艳芳，但叫她千万不要来看我；第三，你给我买一本《刑法》单行本。”

李律师指着他手上的那本，说：“你不是已经有了吗？”

张子强说：“这是同仓的。第四，帮我找一本《司法解释》。第五，也是最重要的一点，你帮我起草一封信，内容是要求将我送回香港。这封信分别寄给全国人大、最高法院、广东省公安厅。把我的案子告诉他们，请他们同意将我移送香港受审。你要每天发一封，每封信都要编上号，一直发到15封为止。”

李律师不解地问：“为什么？”

张子强说：“我听说，这样才会引起有关方面的重视。”

这次见面就这样结束了。

后来，张子强对李捷云律师的法律解释不满意，尽管他已经给李捷云写了请他当开庭辩护律师的委托函，但到开庭前，他又变了。这是张子强的一个个性特征，即多变。所以，他还有一个绰号，叫“老变”。他自己也称自己叫“老变”。张子强最后请的辩护律师是广东宏安律师事务所的童建华律师。所以，这一次是李捷云最后一次和张子强见面。

三天后仍在顽抗

口口声声说生来就是坐牢的、对枪毙也无所谓的张子强，在我预审人员的强大压力下，终于崩溃了，他想以自杀了之，以逃避法律的制裁。另外，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在他思想斗争非常激烈的时候，他得知，香港警方查封了他的家产和扣留了他的亲属。于是，他有了一个糊涂的想法，以为只要自己死了，案件就了结了，香港警方也就无法追究他的财产了。但是，这一切都及时地被管教干部发现了，他的这个企图在一开始实施的时候就破灭了……

那天晚上在省看守所，值夜班的管教干部发现张子强的异常后，立即跑到 806 监仓前叫人扶起张子强。几个被关押的人员在管教干部的指挥下扶起了张子强，只见张子强的脖子上缠着用旧毛巾和旧背心结成的绳子，张子强用自己编的这条绳子紧勒着自己的脖子，此时已经神智恍惚。同监仓的犯人七手八脚地解开张子强脖子上的旧毛巾。由于发现及时张子强很快就喘过气来了。

缓过神来后的张子强，睁开眼睛发了一会儿蒙，然后突

然非常暴力地猛推着围在他身边的人，大声地叫着：“你们干什么，你们干什么？”

一位同监仓的人也是大声地说：“你他妈的干什么？想自杀也别吓唬我们。”

此时的张子强立即摆出一副黑社会老大的神态，往前一站：“谁想自杀，谁想自杀！我没活够呢！你们都滚，我要睡觉了。”说着，张子强又躺下了，可是脖子上的那些旧毛巾、旧背心又缠住了他。值班干警喝止了张子强，收缴了张子强收集的那些旧毛巾、旧背心，并让监仓内的值班人员睡在张子强的身边。

紧接着，值班干警火速报告了在看守所总值班室里值班的所领导，总值班室在监仓的外面，所领导接到电话后飞速赶来监仓。

看管工作在整个破获张子强犯罪集团案的一盘棋里非常重要，因为抓获张子强的目的是为了将张子强送上法庭，接受法律的审判。如果看管工作出现问题，无法将张子强送上法庭，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张子强案的侦破工作失败了一半。还有它的政治意义和社会影响将无法挽回。所以，陈绍基、朱明健两位正副厅长都为看管工作亲自来到看守所，并且还来过多次。现在，张子强案正处在关键阶段，如果张子强或者任何一位案犯出现问题，其影响和损失是无法估计的。所以，当天晚上的事件确实让所领导出了一身冷汗。及时发现张子强企图自杀的管教干部，后来还因此立了功，他确实该立功，如果让张子强的企图得逞，其后果是不堪设想的。

后来，随着张子强案的深入和开庭在即，省看守所对张

子强以及几位主要案犯实行了近身看管，即在他们的监仓门外加派了 24 小时武警岗哨，防止任何意外事件发生。

那天夜里张子强企图自杀被发现后，张子强就静静地躺下了。也许，一次没有成功的自杀行为，让他感觉到了死亡的可怕，他没有再出现激烈的行动。

天亮了，监仓里也渐渐地明亮起来。一动不动睡在那儿的张子强其实是睁着眼睛的，他在等着天亮。

一早张子强就起床了，起床时他看见监仓的外门是开着的，只有铁栅门是锁着的。每一个监仓一共有两道门，外门是铁门全封闭的，上面只有一个小小的监视窗；内门是铁栅门，由几道钢筋排列组成，可以清楚地看到监仓外的走廊。

起床后的张子强显得比昨天平静很多，他拿了一块布，一点一点地擦地板。擦到门口，抬头的时候，发现门口多了一名值班的武警战士。

武警战士笔直地站在那儿，两眼一直盯着张子强。

这时，负责 806 仓看管的管教干部小王走到 806 仓门口，叫道：“张子强，谈话。”然后打开铁门让张子强出来。

小王押着张子强，一直走进看守所谈话室，看见所长坐在里面。

所长示意张子强坐下，张子强坐在一张椅子上。

所长说：“张子强，你昨夜的行为违反了监仓管理规定，按照公安部《看守所管理规定》应该要处罚你的。”

张子强无所谓的样子说：“都要枪毙我了，还要怎么处罚？”

所长说：“你的案子还没有开庭就说枪毙，难道你给自己判了死刑？如果你仍然想自杀，按照有关规定，我们就要给上戒具了。”

张子强没有听明白，问：“什么意思？”

小王解释说：“就是在你提审后，我们就不再打开你的手铐了，以防止你再次自杀。”

张子强马上说：“别别别，我一直是遵守监规的。”

所长立即说：“正是看你自从元月 25 日进来以后，一直没有过违反监仓管理的行为，所以我们也没有给你上过戒具，否则昨天晚上就要给你戴上了。”

张子强低头不说话。

管教小王趁机教育他说：“你进来已经这么多日子了，你应该明白你的处境，这样抵抗下去有什么结果？还想自杀？口口声声称自己是老大，我真小看你。你一直说你是一个敢作敢为的人，现在怎么就不敢承担责任了？痛痛快快地说出来吗，也证明你是一个言而有信的人。”

张子强抬头看着自己面前这位相当年轻的管教，无言以对。

所长找张子强谈话，也是为了进一步教育张子强，用的也是一手软、一手硬的办法，软的是教育他，硬的就是要用《看守所管理条例》来处罚他。实际上，当时并没有准备处罚张子强，因为张子强正处在最后投降的边缘，不想再刺激他而造成他的抵触情绪升级。

谈话结束后，管教干部小王押着张子强回监仓。张子强走在前面，步履显得比来的时候要轻松一点。走在后面的小

王感到谈话有效果。

走到 806 仓门口，小王拿钥匙正准备打开监仓门时，回头看了一眼张子强，只见他已经按照规定蹲了下来。小王打开监仓门，示意张子强进去。张子强进门的时候，还有礼貌地向小王点点头。

关上监仓门以后，小王透过铁栅门，看着走进监仓的张子强进仓后的表现。

走进监仓的张子强，正遇上同仓在清扫卫生。张子强默默地走到旁边，拿起一块布继续擦起了地板，擦得很认真。

小王有点诧异。

又过了一天，就是林林他们给张子强考虑两天的期限到了，审讯在省看守所审讯室开始。这一天是 1998 年 7 月 1 日。

张子强仍然坐在那张黄色的木椅上。

王立新先开口：“张子强，已经让你考虑两天了，还是不说话？”

张子强不开口。

林林说：“不要心存侥幸了，你已经看到了一些证据，应该知道我们掌握到什么程度，你的同伙已经有多少在我们手里。”

张子强眼睛闭着，嘴巴上仍在说：“恭喜你们，恭喜你们。”但声音已经是有气无力了，和头几天有了明显的区别。

王立新有点威严地说：“现在已经不是恭喜不恭喜的事啦！”

这天的审讯，林林和王立新在审讯前做了精心的研究，统一了思路，所以在审讯中，你一句我一句配合得很默契。

张子强睁开眼说：“咦，恭喜你也不好啊？”

接着，张子强显得不耐烦了，说：“怎么样？今天就谈到这儿好不好？”

林林笑着说：“那不行。就这么简单？那天你在李超人家里谈的都不止这么多啦！”

又是一段长时间的沉默。王立新又拿出一张照片给张子强看，照片中是张子强他们关人质的房子。

这时，张子强不想看了，他用矿泉水瓶挡着自己的眼睛。

王立新就拿到他面前给他看，他只看了一眼，就不看了。这和头一次一开始急切着想看形成反差。此时，没有人说话，林林和王立新坐在审讯台上，也不说话，他们故意给张子强一种无声的压力。

审讯室突然变得很静。一切很静的时候，当出现一种声音，声音就被放大了。此时，审讯室里的声音，表现出了一种特殊的气氛和情绪。

这时，张子强在椅子上有点坐立不安，他坐的椅子又发出“嘎嘎嘎”的声响，声音仿佛被放大了，显得很夸张。

时间在一分一秒地过去，坐在审讯台上的林林和王立新喝一口水，那声音也被放大了，放下茶杯的时候，有点像跺脚的声音。林林翻翻证据材料的纸张，竟然是一阵“哗啦哗啦”的声音，然后又是“嘎嘎嘎”的张子强屁股下的椅子声。

林林打破了沉默：“张子强，你的同伙给你取了一个‘老变’的绰号，你也自称是‘老变’，你现在不能用变态的心理来处理目前的事情。”

张子强不说话，一会儿用林林给他的一瓶矿泉水瓶子贴

着脸，一会儿盯着看矿泉水瓶上的商标。这一会儿，张子强不耐烦地在椅子上躺了下去，闭着眼睛养神。

王立新拿起一本《刑法》书，翻到“非法买卖爆炸物”的条款，给张子强一句一句地念，指出他罪行的严重性。

张子强半睁半闭着眼睛说：“别念了，我知道一个罪是死，十个罪也是死。”

王立新义正词严地说：“你应该明白你在整个案件中的位置，你是首要分子，在犯罪当中起到组织、策划的作用。”

张子强又是沉默。此时张子强已经把身子放平在椅子上，闭着眼睛，手上握着矿泉水瓶子撑着脸，用手指轻轻地敲着椅子的扶手，声音很小，但一下一下却敲得非常清晰。敲了一会儿起身说：“说完了没有？”

王立新认为要煞一煞张子强的气焰，但是王立新没有起身拍桌子，也没有从审讯台后面站起来，只是坐直了身子，稍稍提高了声音：“你坐端正一些。”

张子强不得不坐直身子，但嘴里却嘟囔着：“没有多少好说的了。”

王立新又拿起《刑法》，继续给张子强念有关法律条文。其目的是加大对张子强的精神压力。中间穿插着用法律条文对照张子强的罪行，如绑架罪，走私武器，弹药罪等，法律上是如何认定、如何量刑的。

王立新在念《刑法》的时候，有意无意地用指关节轻轻地敲着桌子，声音很结实，“啪、啪、啪、啪”，缓慢地，一下一下地显示着威慑力量。张子强身体往一边歪着，耳朵却在听，当听到非法买卖爆炸物罪最高可判死刑时，张子强虽

然眼睛仍然是闭着的，但手上拿着的矿泉水慢慢地从瓶子里流了出来，一直流到他那歪斜的背脊上，他竟一点没有感觉。

林林突然出招，问：“绑架郭炳湘的那天，你开部什么车？”

张子强仍然做着最后的抵抗，说：“我不明白你讲什么。”

林林又笑：“你心里很明白。嘿嘿，你那天是不是开的这部车。”说着，林林站了起来，把张子强那天绑架郭炳湘开的车照片亮给张子强看。林林为了让张子强看得清楚一点，身体往前倾着，一只手撑着审讯台，一只手把照片送到离张子强更近一点。“我知道，我们讲的话，很多你都不想听，但是我们还要讲。你好好再想一想。”

张子强不是用鼻子哼就是不吭声，然后很无奈地说：“我怕死啰。”

林林说：“我知道你很勇敢，你做的那些事情，你都是冲锋在前的。”

张子强沉默，又用矿泉水瓶撑着自己的脸。

从林林的角度，林林看见透过矿泉水瓶的变形，张子强那张脸也变形了。

王立新接过林林的话：“你明白你的位置，在预谋阶段你是主谋，在实施当中，你是主犯。”

张子强继续沉默，我们仿佛听到了他不安的心跳。

林林用激将法激张子强：“你提出要见律师，我们答应了你；你又提出要几天时间好好想想，我们又答应了你。我们对你言而有信，看来你并没有好好想。你言而无信了，言而无信的人让我们小瞧。现在，我们最后一次对你仁至义尽，再让你好好想想。明天，希望我们能开诚布公地谈。”

这一次，张子强没有像以往那样马上从椅子上站起来立即朝门口走，而是坐了一会儿才慢慢地起身，慢慢地朝门口走去，显得心事很重。

在省看守所院内，林林送张子强进监仓。在提审区和监管区的门口，林林将张子强交给管教押走。

转身走回到提审室时，发现由于多日的劳累，睡觉太少的王立新竟趴在审讯台睡着了。

林林推醒王立新：“小王，醒醒。”

王立新醒来笑笑说：“怎么一趴下就睡着了，不好意思。”

林林说：“已经连续这么多天啦，都没有睡一个好觉。我年纪大了，瞌睡少。你们年轻，睡觉太少不行。今天是7月1日，香港回归一周年，电视上有回归庆典转播，大家都回家看电视，顺便好好洗洗澡，换换衣。明天一早再集中。以我的经验，明天差不多了。”

林林乘车回家，特意在省公安厅门口下车。看见老伴在工作，清扫花圃里的落叶。林林走上前，帮助老伴清除花圃里的枯叶。

老伴回头看见，说：“这是不可以帮忙的，因为我是清洁工，这是我的本职工作。我的工作是有工资的。”

林林笑着说：“我想你早点回家给我烧饭。”

林林陪着老伴一道回家。一进家门，小孙子小鸟一样飞过来，投进了林林的怀抱，林林抱着孙子走到电视机前，打开了电视机。

电视里正在播出江泽民和李鹏在香港参加香港回归祖国一周年庆典。

江泽民正在发表讲话，其中一段专门讲到香港和澳门的治安问题。

江泽民说：“近来在香港，也在澳门有一些罪恶势力，无恶不作，严重损害了公众利益和投资者的信心。我相信，香港特区政府和澳门当局，有能力依法打击这些犯罪活动，切实保护公众和工商业者的人身财产安全。我们也将给予有力的支持和配合，而绝不会坐视黑社会势力的猖獗。”

在同一个时间内，在省看守所 806 仓内，张子强等同监仓的人也在收看电视新闻。

张子强抬起头，望着电视，当听到江泽民说到“我们也将给予有力的支持和配合，而绝不会坐视黑社会势力的猖獗”时，电视里传来香港人长时间的掌声。那掌声像海潮一样朝着张子强涌来，张子强本能地朝后一仰。当他再次坐正的时候，电视的光映在张子强的脸上，一闪一闪的。

张子强的眼睛一眨不眨地盯着电视画面。

那天夜里，又是张子强的一个不眠之夜。张子强躺在地铺上，门口站岗的武警战士正在换岗。刚上岗的武警精神抖擞地注视着监仓内的张子强。

张子强故意闭上眼睛，可他的眼皮在不停地跳动。

张子强的头上在出冷汗，一个个汗珠亮晶晶的。

在省看守所监仓干警值班室里，那夜值班的管教干部，一

直在全神贯注地注视着 806 仓的监视器。

夜里，所长也来了，他看了一会儿 806 仓的监视器，转身对值班的管教干部说：“提审的同志告诉我们，这几天张子强的思想变化很大，夜里值班的时候一定要十分小心，防止意外发生。有情况随时报告。”

所长再一次回头看 806 仓监视器，发现张子强好像是睡着了。

地铺上的张子强仰躺着，似乎是睡着了。

睡着了的张子强就平静多了，这是他开口交代前夜的一个平静。

终于，世纪大盗开口了

那天，我和林林就坐在那个可以看到监管区小门的提审室边的走廊上。这个画面，也就是香港记者从省看守所对面的山上，偷拍到看见张子强被押回监仓的那个地方。

林林对我说：“这时是 1998 年 7 月香港回归一周年之际，香港传媒非常关注张子强案件，当时香港记者就藏在对面的那个山上，用高倍数的镜头偷拍看守所内。结果真让他们偷拍到一次押张子强回监仓的镜头。”林林笑。

我说：“当时的传媒都把张子强称为‘世纪大盗’，所以传媒关注他是必然的，尤其在香港。直到今天传媒仍然在关注他。所以真的、假的、编的，满天飞。”

林林对我说：“你这次来，是我们省公安厅请来的，所以就希望你能写出一个最全面的、最权威的、最真实的作品。”

我说：“我正朝着这方面努力。林处长，刚才我们谈到，张子强在最后的时刻态度一直是在摇摆不定。要这个大贼缴械投降确实不易，特别在他企图自杀以后。但强大的心理攻势已经基本摧垮了张子强的心理防线，特别在香港回归一周年的庆典上，江泽民同志发表一定要确保香港澳门社会治安稳定的讲话，使张子强感觉到了国家对打击香港澳门黑社会犯罪的态度。接下来，他又是如何开口的呢？”

林林说：“香港回归一周年的第二天，也就是1998年7月2日，是一个关键的日子，头天晚上，我让大家都回了一趟家，第二天早上我们在上班前到一家酒楼喝早茶，我们也是很久没有去喝过早茶了……”

那是广州街头一间普通的酒楼，林林和王立新他们走进这家酒楼。酒楼里已经坐满了喝早茶的人们。林林、王立新他们找了一个座位坐了下来。

王立新说：“我都半年不知道早茶是什么滋味了。”

林林说：“那就多吃一点，吃完了我们赶快走，今天还有攻坚战要打。”

王立新说：“这块骨头还真要有一口好牙来啃啊。”

林林说：“我看他在节节败退，只是还不甘心最后举手投降。企图自杀是一次表现，昨天抵触情绪的软化是又一次表现。今天也许是最后的决战。”

王立新吃了几口，说：“那咱们赶快走吧。”

林林说：“既然来了，就多吃点了，不在乎这点时间。”

两人赶紧地吃了几口，王立新就起身往酒楼门口走。走到门口见林林没有跟上，回头看，林林正在酒楼早点的推车

上又拿了几份早点用一个饭盒装上，然后跟了上来对王立新说：“给张子强带几个包，这‘大富豪’也是半年多没有喝过早茶了。”

回到省看守所的审讯室，林林让王立新去带张子强。

这一天，是1998年的7月2日上午。

张子强被带了进来，解开手铐后一屁股坐在那张黄色的木椅上。

林林拎上两个白色塑料饭盒，递给张子强。

张子强不知道是怎么回事，打开一看是一些点心，愣了一下，看得出既有点意外，又有点感动。但他毕竟是一个江洋大盗，马上就恢复了常态，打开饭盒，拿起点心就吃。

林林问：“张子强，昨晚看电视了吗？”

张子强点点头：“看了，看了。”

林林说：“我们国家最高领导人都在关注香港、澳门的社会治安问题。你有什么感想？”

张子强没有正面回答林林的问话，他吃了几口点心后说：“这包怎么这么好吃，是哪家酒楼的早茶？以前广州我是经常来，怎么不知道有一家早点做得这么好的酒楼？”

林林笑着说：“早点是普通的早点，只是你已经有半年没有喝过早茶了，所以觉得好吃。人哪，总是在失去的时候，才觉得这东西可贵。”

张子强不能完全理解林林的话，埋头吃着饭盒里的早点。一开始吃得比较快，接着就越吃越慢，最后停了下来，林林递上一杯茶。

林林说：“喝茶，喝杯茶。”

张子强开口想说什么，林林打断他的话：“吃，吃，吃完再说，不急不急。”

张子强又低头吃了几口，然后把饭盒盖上，就放在黄色木椅的宽扶手上，抬头看着林林问：“你们看，从哪儿说起……”

王立新还在准备审讯笔录，正从包里往外掏笔和记录纸，听到这话立即抬头望着张子强，接着和林林交换了一个眼神。林林也在望着张子强，脸上露出一个不易察觉的笑容。

王立新反应最快，他不动声色地说：“就从 800 公斤炸药说起吧。”

张子强的脸上露出狡黠的笑：“这个问题太敏感了，我已经看过大陆的《刑法》了，买卖爆炸物最高可以判死刑的哟。我还是从启德机场劫款案说起吧。这个案子香港高等法院已经判我无罪释放了，你们不可以再起诉我了。”

林林为稳住张子强的情绪，故作轻松地笑着说：“张子强，今天无论你从哪儿谈起都可以，你做的件件都是惊天大案，我们都基本查清楚了，你的同伙也已经证实了我们的调查，所以你说不说，不是我们最需要的。我们就谈谈，你怎么走到今天这一步的。你什么时候开始变成今天这样的？变成今天这样后，你又做了多少震动香港的案子？”

张子强的脸上又露出那种我们已经好久没有看到的自信的狡黠的笑：“香港的惊天大案，不是我张子强，还有谁能做？”

林林此时采取的策略后来证明是成功的。对犯有死罪的案犯，审讯是非常困难的，因为案犯知道不讲也是死，讲了也许死得更快，所以一般都是采取不交代的策略。张子强拖

了半年不交代，开始是抱有侥幸的心理，以为可以回到香港受审而逃避法律的制裁。后来知道自己不可能回香港受审，所以就采取不交代的策略。现在，心理防线虽然已经动摇，愿意交代，但他随时都有可能缩回去，因为他知道自己面临着死刑的危险，这时，如果立即进入他严重的罪行，也许会把吓回去。林林考虑到张子强是一个“自大狂”，利用他这一点，从他的经历谈起，他就无法回避自己所作的案，谈到自己所作的案，张子强的罪行也就浮出水面了。再说，到目前为止张子强所作的案，实际上已经全部弄清楚了，目的是要张子强自己说出来，以利于将来的开庭审理。

海边大别墅给他的刺激

果然，张子强的交代是从谈自己的成长经历开始的。

以下的情节来自于审讯张子强的录像带，我从录像带上看到，张子强喝了一口水，像和人谈心一样，开了口。交代中，张子强有时手舞足蹈，说话时的动作很大，有时还摹仿各种声音。如果你不了解前因后果，乍一看录像，你一定以为是一个人在绘声绘色地讲故事。

张子强说：“我1955年出生，第一次坐监是1967年，那年我12岁。当时我们家里开了一个凉茶铺。我从小就看不上同龄的小孩，觉得他们太幼稚。十来岁我就离家出走，母亲把我找回来，我又出走。出走干什么？当然是‘捞世界’。十来岁的时候我做小邮差，挣钱养自己，整天送邮件到海边的那些富翁的家里。我进过那么多富翁的家，当时我就想，这

些富翁怎么这么‘威’呢！那日子过得真是神仙的日子。有一次，我到富翁家送信，这家的别墅建在海边，房子大得离谱……”

张子强以下的叙述牵出了他最早的犯罪动因，也就是我们所说的思想根源。

那年张子强才12岁，他已经不想读书，利用业余时间送报送包裹。一天，他送一个包裹到当年的香港海边一家富翁的别墅。张子强背着一个邮包，骑着一辆自行车顺着海边的公路到一幢大别墅旁。他支上自行车去按门铃，出来一个女佣，见是小邮差就开了门。

小张子强说：“包裹，要签名。”

女佣招手让他进来。

张子强跟着女佣身后进了别墅，在客厅里，女佣让他等一会儿，她去叫女主人来签收。张子强站在客厅里，欣赏着那豪华的装修。突然他惊呆了，这家富翁的客厅阳台一直伸到了海边，正面的墙是用玻璃做的，正在涨潮，那海水仿佛直朝着别墅而来，景致让人心醉。

此时，海水慢慢地涨上来，张子强看见那海水“哗哗”地拍着礁石，翻着白色的浪花，仿佛溅到了阳台上。

小张子强不由自主地朝那扇玻璃墙走去，伸手抚摸那翻起的浪花。抓住了，又没有了，又去抓，所有的浪花当然都是抓不住的。

小张子强被浪花陶醉了。他那有点脏的手，在那洁净的玻璃墙上留下很多手印。手印把玻璃墙污染了，破坏了那由海浪构成的美丽图画。

突然一句呵斥：“别用手摸玻璃。”那个女佣急急地走上前来，手上拿着一条雪白的毛巾，急忙去擦玻璃上张子强的那些手印。

擦完以后，女佣用拿来的图章在邮件上盖了章，就支使张子强走了。

走出别墅的小张子强骑上自行车后，还恋恋不舍地回头看那幢有着一扇海浪玻璃墙的别墅。

突然，他的自行车撞上了一块海边的石头，他一下栽倒了，爬起来的时候，满脸都是海沙。他抓起一块石头，恨恨地朝着那幢豪华别墅扔去。

那件事对张子强的刺激很大，以至几十年后，在广东省看守所里回忆起这件事，张子强仍然非常清晰地记得所有细节，他说：“我当时想，富人就是这样生活的！从那一天开始就下定决心，我一定要过上这种日子。可是我先天不足，一是读书太少，我小学都没有毕业；二是没有一技之长；三是没有做生意的本钱。那么，我怎样才能过上富翁的日子呢？我出身就是街上的一个小痞子，我只有走偏门。于是我在旺角街头开始培养我的势力。”

想进入黑社会的张子强，当然需要势力，而黑社会中的势力就是拳头，张子强领着一帮人在几十年前的旺角油麻地和一帮与他差不多的小痞子打架。最初，张子强的一帮人显然处于劣势，被打得七零八落，有人逃了。并非身强力壮的小张子强也被人打得头破血流。但他不怕死，眼见形势对自己不利，他突然从路边捡起一块石头，转身就砸在对方一个子最大的对手头上，对方被他砸倒在地。

形势立即发生了扭转，张子强的一方占了优势，另一方见张子强不怕死，马上开始逃了。

血流满面的张子强哈哈大笑。

在旺角那间小小的凉茶铺里，那个被张子强砸破头的男青年从里面走出来。张子强的父亲一路给他赔礼道歉。走到门口，又塞给他一些钱，才点头哈腰把人送走，转身进了铺子。

一会儿，张子强被父亲打得跑了出来。

张子强那个小脚的母亲吓得紧紧地抱着丈夫，张子强的父亲气得站在凉茶铺门口直跺脚，母亲只是掉眼泪。

后来，张子强父亲为了让儿子能有一门手艺，将来能混碗饭吃，同时，也想让张子强去学手艺的时候收收心，就将张子强送到旺角一间洋服店当学徒。这就是后来人们所说的张子强学过裁缝的动因。当时的所谓“洋服”，就是今天人们普遍穿的西装。西装是舶来品，香港人把它叫做洋服。

那天，张子强的父亲亲自送张子强来到洋服店，一进店门，张子强的父亲要张子强给师傅磕头。张子强就跪下了，洋服店的师傅收下了张子强。

但是，张子强并没有安下心来学艺，仍然经常在夜晚洋服店关门的时候领着一帮小同伙混迹于旺角油麻地街头，渐渐地，在旺角油麻地一带黑社会中有了一点小名气。

张子强后来说，当时旺角街头是黑社会中一个叫阿发仔的势力范围，阿发仔是一个比张子强大不了多少的小青年，但他混入黑社会却已经有些年头了。他听说张子强后，就想把张子强一伙收到自己的门下，以壮大自己的势力。

一天晚上，张子强领着几个人正站在街头黑暗中，阿发仔走了过来，他的身后跟着一帮人，其中就有后来成为张子强几十年贴身仔的汪凤琪，当时汪凤琪是阿发仔的马仔。

阿发仔对汪凤琪说：“去把张子强叫过来。”

汪凤琪就跑到张子强面前说：“张子强，阿发仔叫你。”

张子强跟着汪凤琪走到阿发仔面前。阿发仔对张子强说：“你如果够种，就跟着我吧。”

就这么简单，张子强就加入了阿发仔的队伍，跟着阿发仔走了。在黑社会中，谁的势力大，谁的影响大，刚入黑社会的人就容易跟着他走。

香港旺角油麻地一带是阿发仔的势力范围，但那时的势力范围和现在香港旺角黑社会的势力范围的意义是完全不同的。现在香港黑社会的势力范围包括他们控制的黄、赌、毒和一部分公开合法的生意。几十年前的旺角阿发仔势力范围也就是他们的活动在这一带，他们经常在这一带干一些偷鸡摸狗的事。那时的旺角还远没有现在这样繁华，人口密度也没有现在这样大，所以一到夜晚也就很清冷。

一天，是一个漆黑的夜，旺角街头几乎没有什么行人，只有一个女人行色匆匆走过来，突然从街边黑影中冲出来一帮人，上来就抢了她的包。为首的是阿发仔，打头的却是张子强。

突然，警察来了。所有人都逃了，张子强逃了两步摔倒了，警察抓住了他。

这就是张子强的第一次坐监。

张子强在交代中说：“12岁那年，我第一次坐监。不久被

我父亲保释出来，回家后父亲对我一阵暴打，打得我又跑上了街头，去找我的那些小兄弟了，再也不学做洋服了。16岁就做了香港开埠以来最大的一单，那是1971年，1971年我在香港已经警匪合作大家一起做了（案）。17岁那年我因躲一桩官司藏到了香港的长洲岛。那时长洲岛也不平静，有六个赌档和两个白粉（毒品）档。当时，汪凤琪和我在一起，还有一个叫阿发仔的人，他也是和我一起在旺角街上长大的，我一开始出来就是跟随他。于是我们就开始卖白粉，越做心越大。”

长洲岛作为香港的离岛，它远没有香港本岛繁华热闹，但这里同样隐藏着一些犯罪活动。

夜晚，张子强和汪凤琪两人混在一群不三不四的人里面，向人推销毒品。

阿发仔走了过来，张子强将卖毒品的钱交给他，他收下钱后，又交给张子强几包毒品。

突然，人群中出现骚乱，警察来扫黑了，大家做鸟兽散。

阿发仔领着张子强和汪凤琪跑，警察在后面追。显然警察盯上了阿发仔，一直穷追不舍。

阿发仔跑了一段见甩不开警察，就对张子强和汪凤琪说：“大家分头跑。”

三个人立即朝着三个方向跑，警察只追阿发仔一个人。

跑着跑着，张子强见后面没有人追了，就停了下来，躲在一个角落里看动静。

张子强看见阿发仔朝着另一个方向跑，警察仍然穷追不舍。阿发仔见逃不脱就从口袋里掏出一把手枪，转身向警察

射击。警察见阿发仔掏出武器，连忙拔枪朝阿发仔射击。

阿发仔中枪一头栽倒在地。

张子强看得目瞪口呆。后来，阿发仔被警察送到医院抢救无效死亡，这是他第一次面对死亡。阿发仔的死，深深地烙在张子强的脑海里。

在审讯室中，林林问：“这是哪一年的事？”

张子强说：“都是七十年代初的事。阿发仔的死给我最大的一个刺激就是不能用暴力。后来我和胡济舒他们合伙在一起做，大家都有一个共识，尽量不用暴力。用脑，用智慧，枪只作威慑用。像叶继欢那样，为了区区几十万、几百万的金饰，站在街头跟警察驳火，看起来很威，其实最蠢。你看，后来果然被警察打残了，这是必然结果。”

王立新问：“那你做了这么多大案，就没有考虑你的必然结果？”

张子强扭头望着王立新说：“我和他们不同，我不允许自己在那个低迷的阶层生活。如果要我过平凡的生活，老实讲，活着没有多大意思。这个世界就是人骗人的。人生下来，上帝给了每个人许多成功的机会，问题在于你能不能抓住。我来这个世界上是干什么的？有那么多美好的东西我都没份？要我按部就班平凡地生活，活着还有什么意思？我本身是先天不足，性情又很急，读书不努力，但我需要的东西，我学得很快。比如，我的英语，基本是在坐牢的时候学的。后来的英文比中文好。我也想过不走偏门，可是不行，没耐性……”

阿发仔死后，虽然对张子强的刺激很大，但没有让他离开黑社会，反而替代阿发仔成了旺角一带黑社会的小头头。张子强领着汪凤琪等人，在旺角街头一带继续为非作歹，这样也就逃脱不了警方的打击，张子强就变成了惩教署的常客。

在香港惩教署的收押所里，张子强开始学英语。

学会一点皮毛英语的张子强就用来和惩教署工作人员吵架。

一次，在惩教署的操场上，张子强和几个少年受惩教人员在赌博。一位英籍惩教署官员上前制止，张子强带头起哄，并上前用夹生的英语与英籍惩教署官员吵架。

以后，他在惩教署里几进几出，在黑社会里“百炼成钢”。

走斜道入偏门犯罪为生

再回到省看守所审讯室里，我们看张子强如何说。

这时，审讯室已经开了灯，可以看出张子强谈了很长时间了。他仍然在说。张子强说：“从少年惩教署出来以后，我又混了几年，就渐渐长大了。我想，不能总在街头冲冲杀杀，既赚不了钱，说不定哪一天还会横尸街头。再说，我也该成家了。那时，香港的金饰业逐渐发达起来，再加上香港是一个免税的贸易港，金铺在香港特别多，而且很好赚。于是我就约在监狱里认识的胡济舒、张志烽等人合伙，开了一间金铺。”

这是张子强做的很多桩生意中的一桩。金铺在香港开张

了。开张那天，新金铺张灯结彩，在音乐声中开业。张子强、胡济舒和张志烽都是一身新西装站在金铺的门口，与前来祝贺的人们拱手。

张子强说：“金铺开业后，刚开始还想认认真真做一点生意，后来觉得金铺竞争大，赚钱也慢。于是，我和胡济舒、张志烽就商议了一个主意……”

一天白天，正在开张中的张子强的金铺里生意一般，店堂中只有三三两两的客人，金店显得很冷清。

突然，一辆面包车忽地冲到金铺门口，从车上跳下几个头戴面罩的劫匪，冲进金铺抢劫。一会儿，把金铺洗劫后，又乘车逃去。

几天后，张子强、胡济舒、张志烽走进了香港某保险公司，他们在这儿投有巨额保险。张子强递上了一份理赔报告。一个多月后，保险公司经过调查，证实张子强他们的金铺确实被打劫，于是根据投保协议予以理赔。张子强等在一张保险理赔的文件上签字后，保险公司的代表把一张支票交给了张子强。

保险公司的代表说：“张先生，对于你们金铺被打劫所遭受的损失，本公司表示慰问，根据你们在本公司的投保，这是给你们的理赔。希望你们能继续在本公司投保，以回避风险。”

张子强接过支票，和保险公司代表握握手后就离开了。

走出保险公司的张子强立即和胡济舒、张志烽弹冠相庆。

其实，这是张子强他们自己打劫了自己的金铺，以骗取巨额保险费。后来，张子强他们又干了一次，这一次让保险

公司产生了怀疑。于是，保险公司派出精干调查人员进行调查，发现该金铺的主人都是一些有劣迹的人员，金铺两次被抢留下种种疑点，最后保险公司根据自己搜集到的证据，决定不予理赔，并拟上法庭告张子强，让张子强吓得不得不收手。

张子强又变成了无业人员，胡济舒和张志烽不得不各奔东西。

一天，张子强正一个人在街头闲逛，忽然看见了张志烽。张志烽穿着一身西装，提着一个包。

张子强说：“阿斩，怎么几日不见，这一身西装像当了老板一样？”

张志烽看见是张子强就停下来打招呼。张子强拉张志烽到路边的一间凉茶铺里喝茶。

走进旺角街边的一间凉茶铺后，张子强、张志烽找了一个位子坐下。

张子强问：“阿斩，最近干什么？”

张志烽说：“在做生意。”

张子强问：“做什么生意？”

张志烽打开自己的包，露出一包的手表。这些手表像放杂货一样，用塑料袋装着散放在包里，然后说：“做日本电子表生意。”

过去，世界手表是瑞士表的一统天下，而瑞士表是机械表芯。绝大部分世界名表都是瑞士生产的。到六十年代末七十年代初，日本以自己先进的电子技术，生产了一种电子表，没有机械表芯，只有一块电子集成块，而且轻便、美观、超

薄，只要用一块小电池而无需每天繁琐地给手表上发条，一时间风靡世界。日本也出现了像西铁城、卡西欧等电子名表，当时对瑞士表的冲击很大。但是随着电子技术的日新月异，一块电子集成块就可以装配成一块电子表，所以生产电子表相对于机械表要容易得多。于是，就出现了很多仿冒的电子表。这些电子表大部分都是在香港、新加坡等地生产。由于成本低廉，一开始做电子表的生意很好赚。当时，张志烽就是在—帮朋友的鼓动下开始做电子表生意。不过，当张志烽开始做的时候，电子表市场跟很多市场一样，一个人有钱赚，千百个人跟着做，所以电子表市场已经开始饱和了，他没有赚到太多的钱。

张子强问：“好做吗？”

张志烽说：“一开始还好做，现在做的人多了，也没有什么赚的了，大家都压价，扛一麻袋手表也赚不了几个钱。”

张子强问：“那你为什么还做？”

张志烽看看周围，然后从口袋里掏出一块手表，神秘地说：“你看看。”

张子强接过来，看了看，叫了起来：“哇，钻石劳力士，要几十万一只呀。”

张志烽接过来说：“小声一点，我告诉你，假的。”

张子强又从张志烽手上把假表拿过来，看了看：“做得跟真的一样。”

张志烽问张子强：“你做不做？我能进到货，一只才一百多元，卖多少靠你自己了。现在香港就时兴劳力士表，买不起的就买假的戴啰。”

张子强很有兴趣，说：“好呀，算我一个，现在也没有什么好的生意做。在家闲着，不如做着试试看。”

张志烽说：“这可是违法的，出了事你不能把我牵进去。”

张子强笑：“我知道，不违法能赚钱？”

我从审讯录像上看到，张子强交代到这一段，好像回忆很好玩的事一样，显得很轻松：“谁知道，还没有开始做，生意就不行了，做表生意的人太多了，真的是扛一麻袋手表都赚不回一个路费钱。接着，我做房地产，一开始也做得不错，每一次我投入五万港币买了一个单位的楼花（即房子还在盖的时候，就买入），后来我转手卖了30多万。但我还是觉得本钱太少，赚钱太慢，太辛苦。干脆干点痛快的。于是，1990年初，我们在启德机场就抢了真的劳力士表……”

审讯室中，张子强仍然在兴致勃勃地说：“那一次抢了几千只，弄得那段时间香港劳力士表价格都下跌了。”

林林不失时机地插问：“这就是1990年2月的事情？”

张子强说：“没错，没错，你比我记得还清楚。这之前我就在想，那么多富翁有那么多的钱，我为什么没有？于是就想请富翁们‘帮帮手’。我不是没有能力，我只是没有富翁的命好。比如香港首富李嘉诚也没有读多少书，可是他比我幸运，娶了一个富贵人家的女儿做老婆。他老婆家很有钱。于是我就想搏一搏了。”

王立新说：“人家为什么要帮你？你用犯罪的手段去强取别人的钱财，这是强盗的行径，强盗会有好下场？你这么聪明，怎么就想不到这一点？”

张子强说：“这很难讲清楚，主要有一种精神支持着我，我就想搏一搏，请他们‘帮帮手’。我实在没有办法，我很穷，我必须借助别人的力量。所以1991年我在启德机场又做了一单，当时香港警察都不知道。”

林林说：“这一单启德机场案，抢得就更多了，如果我没有记错，你们抢了1.7个亿的港币。”

张子强笑着用手指着林林：“唉呀，你记得很清楚，你们什么都知道？我后来做的这一单，香港警察都不知道。”

王立新说：“你做的事我们基本都知道，香港警察更知道，要不怎么后来把你送上了法庭？”

张子强仍然坚持：“但是，我跟谁做的，香港警察就不知道。”

林林将话题继续下去：“你已经分到了八九千万，还不知足？”

张子强笑着说：“对我来说，八九千万只是个不大的数目。”

林林说：“后来你策划实施两桩绑架案，又勒索了六七亿，你到底要多少钱才满足？”

张子强说：“世界华人巨富有几百个亿，我拿的这一点，只等于他的几块钱。人家叫我‘大富豪’，我要过富人的生活，花销会小？”

林林说：“在香港启德机场劫款案中，胡济舒、张志烽都是你一块干的，对吧？”

张子强：“当时还有好多人，都是我挑选的。但是我挑选帮手是有条件和原则的，一般的人我看不上。到了今天，他

们都落在共产党的手里，无论他们怎么说我，我还是把他们当作好帮手，他们今天揭发我，我也不怪他们，就算我看错人啦。因为当时谁也没有预计到今天会在大陆落网。”

林林：“香港 1997 已经回归了，回归以后，你还干这种事情，把个香港搞得人心惶惶的，人们都没有了安全感，我们中央政府会不管吗？”

张子强无言以对，把话题转到香港警察身上：“这档事，香港警察很没面子。”

王立新说：“不是香港警察没有面子，是你没面子。”

张子强脖子又有点红，很不服气地说：“我要是在香港，他们就拿我没办法，因为两个事主都没有报案啦！不告不罚吗。”

林林说：“你错了，这两宗绑架案，预谋、策划都在大陆，还有 800 多公斤炸药是从大陆非法购得，又从大陆偷运进香港。尽管这些案件的一部分发生在香港，但按照《刑法》规定，我们双方都有司法管辖权。”

张子强突然以挑衅的口吻说：“如果启德机场那单，也是在大陆策划的呢？”

张子强不等林林回答，马上接着说：“香港高等法院已经终审判决我无罪，你们总不能再追究吧？”

林林不接张子强这个有点挑衅的话题，把话题引到张子强犯罪的事实上，又问：“胡济舒为什么一直不敢回香港？”

张子强说：“香港警察一直没有撤销对他的通缉令，其实是胡济舒胆小，我做头的法院都不判我，还会判他胡济舒吗？那个时候张志烽在香港已经关了八个月，胡文也关了，邓礼

显也关了。当时我们五个人参与作案，四个人在现场，胡济舒在半路上接。他们几个被抓回来都是无关痛痒的事情，就被关了几个月。后来，都放了。”

王立新说：“机场那单案，人家都认出你了。”

张子强狡猾地辩解：“当时抢劫时，没有蒙面的那个很像我，我不可能不蒙面。”

王立新趁机问：“启德机场一共有哪几个人参加？”

张子强狡猾地笑着说：“等我判了刑，我再跟你们讲好不好？”

张子强喝了一口水后，突然问道：“我想打听一下，我们香港同胞如果坐牢一般是不是都关在东莞监狱？”

林林说：“这个不是由我们来定。”

张子强又试探性地问：“我们这单案会有多少人判死刑？”

林林故意含糊地说：“那要根据你们的犯罪事实来定。我看有三几个吧，还有叶继欢。”

张子强非常清醒地立即反驳：“叶继欢已在香港坐牢了，应该不算啦。你们为什么不以《刑法》第 151 条指控我？”

王立新故意问：“《刑法》第 151 条是什么？”

张子强说：“走私罪呀。”

王立新说：“你往香港偷运 800 多公斤炸药是走私？想得太美呀！”

林林、王立新都忍不住笑了。

张子强看着他们，这时他不笑：“我知道，其实你们要挑最重的起诉我。”

林林知道这个话题很敏感，怕说深了影响张子强的交代，

就岔开话题：“不是挑重的起诉你，将来起诉你什么，由检察院来定，我们只是把你的事情搞清楚。”

我的事，一个月也说不完

关于当时张子强的心理和交代的情况，那天林林在领着我到省看守所的时候，和我谈了他的看法。他说：“我们跟张子强搏斗了七八个月，最后迫使他交代。张子强一开口就足足讲了三天，他承认了他所有的犯罪事实，虽然在交代中常常露出狡黠神态，但只要是他说的，基本上都是实话。后来在法庭上，他也始终没有改口，没有否认自己已经交代的了的犯罪活动。”

我问林林：“您认为，是什么原因最后迫使张子强开口的？”

林林说：“他是在多种压力下开口的。最后的压力应该是在收看香港回归一周年时江总书记的讲话，使他感到了国家的决心和力量。从那时开始，尽管表面装成不在乎，实际上内心非常恐惧。”

我问：“那为什么一开口就是那样滔滔不绝？张子强当时是一种什么样的心态？”

林林说：“还是黑社会老大的心态。直到死，张子强也忘不了自己是一个黑社会老大。”

人是环境的产物，张子强是在黑社会里成长的，他价值观的形成确实是光明世界里的人们无法理解的。

林林就是在充分利用张子强这种黑社会老大“自大狂”的

心理。让张子强在一种让人不可思议的自我欣赏的回忆中，把他所犯罪行为逐项弄清楚，这确实是一种艰难的但又是成功的审讯。

张子强一直是在滔滔不绝地说，因为他所犯的罪行实在太多，当然是短时间内说不完的。林林在张子强交代间隙里，不失时机地问一些需要查清的问题。

林林趁张子强在喝水的时候问：“你有那么多的证件，究竟哪些是真，哪些是假的？”

张子强说：“我的身份证和回乡证、驾驶证是真的。那天被抓前，交给了张志烽。这些证件请帮我找回来，我回香港还是要用的。”

王立新又把话题引到案件上，说：“你已经有了那么多的钱，为什么还策划要把香港十大富豪逐个绑？”

张子强说：“我这种不断想进行绑架的想法，就好像是登山运动员，爬上一个高峰后，又想上另一个高峰。还有，我要过富豪的生活，开销太大了，抓我之前，在两个礼拜之内我就花了 200 多万。”

林林问：“为什么要花那么多的钱？”

张子强把手一摊，说：“在澳门葡京赌场那种地方，拿一支洋酒就十几万，还有吃的那些燕窝、鲍鱼。我的这帮马仔都在那儿吃，吃完了还要打包，都是我买单，怎么办？他们都跟着我这么多年了。”

林林说：“你最大的开销恐怕不是这些吧？”

张子强笑：“我明白你说的是什么，我最大的开销就是赌。人生就是赌吗。”

林林说：“有一句话叫做‘不赌为赢’。赌到最后的人有几个会赢？你赌了这么多年，你应该体会最深。什么都输光了，你还有什么？恐怕就剩下一条命了。”

张子强仿佛遇到了知音，马上用手指着林林说：“你说得对，你说得对。可是你不身在江湖中，没有这种体会的。比如，全世界有那么多人吸毒。有哪一个瘾君子不知道吸毒是有害的？可是为什么还有那么多人吸，而且每年还有新人加入进来？这就是人，人的特性。我十几岁就开始贩毒，我就没有吸。我不但没有吸毒，我连烟都不抽。”说到这儿，张子强突然拿林林开了一个玩笑。“这一点我比你们还好一些。看你们个个都抽烟抽得那么凶。你们不知道吸烟对身体健康有害？每一包香烟盒上不都印着‘吸烟有害健康’，你们为什么还要抽？”

林林笑着说：“你知道这么多，也就明白，你这样干下去能过上大富豪的生活吗？我看你这样做，是把自己下半辈子生活安排到监狱去过了。你从1990年2月在香港启德机场抢劫2500只劳力士手表，到最后两桩绑架，你算没算你一共得到了多少钱？我替你算了一下，差不多有7亿多港币。这些钱就是维持你们全家过‘富豪’的生活也没问题。可是这些钱都到哪儿去了？在这一点上，你还不如陈智浩。陈智浩绑架后，拿了脏款就想上岸了，他到处投资，想用钱赚钱。你呢？差不多都送给赌场了吧？”

张子强点点头：“是，是这样的。我在第一次绑架时得了三亿六千多万，在绑架郭先生中得了三个亿。（这里，不知不觉中张子强已经完全招供了，把非法所得供出来，就是承认

参加了绑架。)我在葡京赌场里输了差不多六个亿,在美国拉斯维加斯输了1200万美金。现在我已经没有钱了。我还欠张志烽的1100万,其中包括张志烽放在葡京账户上的为以后再作案而建立的基金款200万;欠胡济舒1300万到1400万,欠邓礼显300万到400万,欠陈树汉300万,欠汪凤琪600万,欠胡文150万。”

林林笑着说:“你这个大富豪,欠着这么多的债。你现在差不多是一个穷光蛋了,半辈子都为赌场打工了。”

张子强说到这儿有点垂头丧气:“都送到赌场里去了,你说的一点都不错。”

林林说:“你这样的生活方式,我们不抓你,你没有钱了,又要绑架了,你对社会的危害太大,其实你已经在行动了,我们都已经掌握了。”

张子强毕竟是个大盗,尽管说了很久,但一到十分敏感的问题,仍然是不接话题。

林林见张子强不说话,担心他又陷入沉默,马上转到另一个话题上,问:“我们在深圳监视你时,发现你在车里装有一个窃听器,后来我们在你深圳地王大厦的住处找到一个皮箱,皮箱里有一套窃听器。是从哪儿买的?用来做什么?”

张子强:“哦,窃听器啊,当然是用来窃听别人讲话的。是我在美国买的,花了1000多美金。这套东西我主要是用来反窃听的,放在车上看看有没有人在偷听我讲话。”

林林问:“你都用在哪些场合?”

张子强突然说:“不用问那么细吧。”

林林马上又转到另一个话题上:“我们抓你的时候,有十

几万港币放在胡济舒的行李里，胡济舒说是他的，你又说是你的，到底是谁的？”

张子强反问林林：“我们两兄弟还有什么分的，是他的也是我的。我要他一层楼，他会不给？”

在这里张子强黑社会老大的心理表现得非常突出。他平时在他的这个犯罪集团中，确实是这样的。别的不说，我们从张子强自己所报的欠账中，就知道仅在葡京赌场，张子强就欠着他的同伙近4000万的债务，他欠别人的钱，连一个欠条都没有，而且他自己还不记，只是一个估数，例如，“1300万到1400万”，“300万到400万”，这种估数，相差的都是100万啦。可张子强却记不住。因此，我们就可想而知，他怎么还钱呢？据我所知，张子强在赌场欠的账，也只有在他赢钱的时候才有可能还。他们的同伙中，有人根本就没有指望他还钱，如胡济舒。这就变成了“我的是我的，你的也是我的”这种强盗逻辑了。不仅如此，张子强还有一种授恩于人的思想，每一次组织同伙进行犯罪，都认为是他送钱给同伙，因此，大家的钱也是他的钱。

林林笑着说：“张子强你很聪明啊。”

张子强听到这句话，不知突然触动了他的哪根神经，现出一脸苦笑，说：“聪明又怎么样？还不是被你们抓起来了。”情绪马上低落起来，低下头沉默不语了。

王立新为了不让张子强陷入低落的情绪中，故意岔开话题：“你还有没有水啊？”

张子强看看手中的矿泉水瓶，说：“还有，还有。”

王立新说：“喝水，喝水。”

张子强喝了一口水接着说：“那个窃听器是我 1996 年买的，同时还买了一套瞄准器。我买了两套，一套放在香港，一套放在深圳。”

张子强忽然又想起什么，问：“间谍器材算不算违禁品？要判几年？”

王立新将审讯台上一本《刑法》翻开，读了一本法律规定：“买卖间谍器材要判三年徒刑。”

张子强又问：“对讲机算不算违禁品？”

王立新就将手中的《刑法》拿给张子强看，怕他找不到，就翻到有关条款念给他听。

张子强看了看，又问：“你要告我做假护照，买卖违禁品？”

王立新说：“这由检察院定。”

张子强调整了一下坐姿，把身体放直，说：“告我这个 100 条都无所谓，如果我没有绑架和偷运炸药，你们肯定要告我别的。”

林林又转移话题：“1996 年 5 月你是怎么过香港的？”

张子强说：“你是说第一次绑架那次，我是搭船跟阿七一道回香港的。”

林林问：“叶继欢和其他的人是怎么进香港的？”

张子强说：“他们是偷渡的，坐一条木船偷渡的。”

林林问：“你们过境时带了什么武器？”

张子强说：“带了枪，还有少量炸药。这个你们不会入我罪吧，入了我也不怕，充其量是三年以下，我的几个罪名，其中一条只要被判无期徒刑以上，其他就没用了。我想你们会指控我最严重的，不会连这些小的也不放过吧。”

林林不回答他的问题，说：“谈谈怎么分赃的吧。”

张子强说：“第一次绑架，我分了三亿六千三百万。阿七舅俩各吃了 7500 万，还吃了三个大陆来的马仔的，阿七大约吞了两亿一千多万，又吃了叶继欢一份 7500 万，阿七一共拿了两亿九千万，这个家伙不应该这样。他都吞了，别人会放过他？你看我，多 100 块我都没拿，该分多少就多少。由于陈智浩这样做，叶继欢兄弟会放过他？不差点出事了吗。”

林林问：“你是怎样和叶继欢他们勾上的？”

张子强说：“主要是阿七从中引的线，我认识阿七是在香港荔枝角收押所，当时他因观塘街打劫金铺案被抓。阿七和叶继欢一起抢金铺时，被闭路电视拍了下来，虽然他蒙了眼睛，但嘴巴在外面。我就教他怎样对付香港警察。我对他说，我估计警方过两天要找你照相，对口型，你不要和警方合作。警察对口型时，嘴巴往后动，这样就对不上。（此时，张子强边说，边做手势，比口型。）到法庭上法官就不能入你罪。结果，陈智浩最终还是没有入罪，被释放了。我 1995 年无罪释放以后，和阿七交往就多了。后来，由他介绍认识了叶继欢。”

林林说：“叶继欢的下场是必然的。可他的教训你一点也没有吸收。如果当时收手，两桩绑架案都不会发生，你如果再不去买什么炸药，你就不会有今天。你很难改了本性啊！”

王立新也问：“张子强，今天你怎么想？”

张子强一脸的无奈：“我这次落在你们手里，一辈子都完了。这个案件如果你们不插手，由香港警方来搞，他们怎么搞，也不会查出我的大问题。顶多只能入我偷运炸药的罪，按照香港的法律规定，像我这条罪第一次做，又没有造成后果，

如果规定这个罪判 14 年，他们只能判我一半，香港法律就是这么怪。”

林林反驳他：“那只是你的想法，香港法律不是面条，叶继欢为什么判了 40 多年，你就会判那么轻？你错误地接受了启德机场劫款案无罪释放的教训，总认为只要请到好律师，有罪也会变成无罪。那社会还有公平吗？”

张子强低头不语。

这时已经到了中午，王立新到看守所食堂拿来了盒饭。林林拿了一盒递给张子强：“来，吃饭了，先吃饭，吃完了接着说。”

张子强接过饭盒后，叹了一口气，说：“慢慢说吧，我的事情一个月也说不完……”

尾 声

经过近半年的侦查和审讯，最终迫使张子强供认了自己的犯罪事实，至此，张子强犯罪集团被彻底摧毁。1998 年 7 月 22 日，中国最权威的新闻机构新华社就此向全世界播发了一条消息，境内外各大传媒都作了充分的报道。

9 月 25 日对张子强犯罪集团案侦破终结，当日案件进入起诉阶段。

10 月 20 日，36 名被告走上了庄严法庭……

1998 年 12 月 5 日，张子强等 5 名案犯被终审判处死刑。